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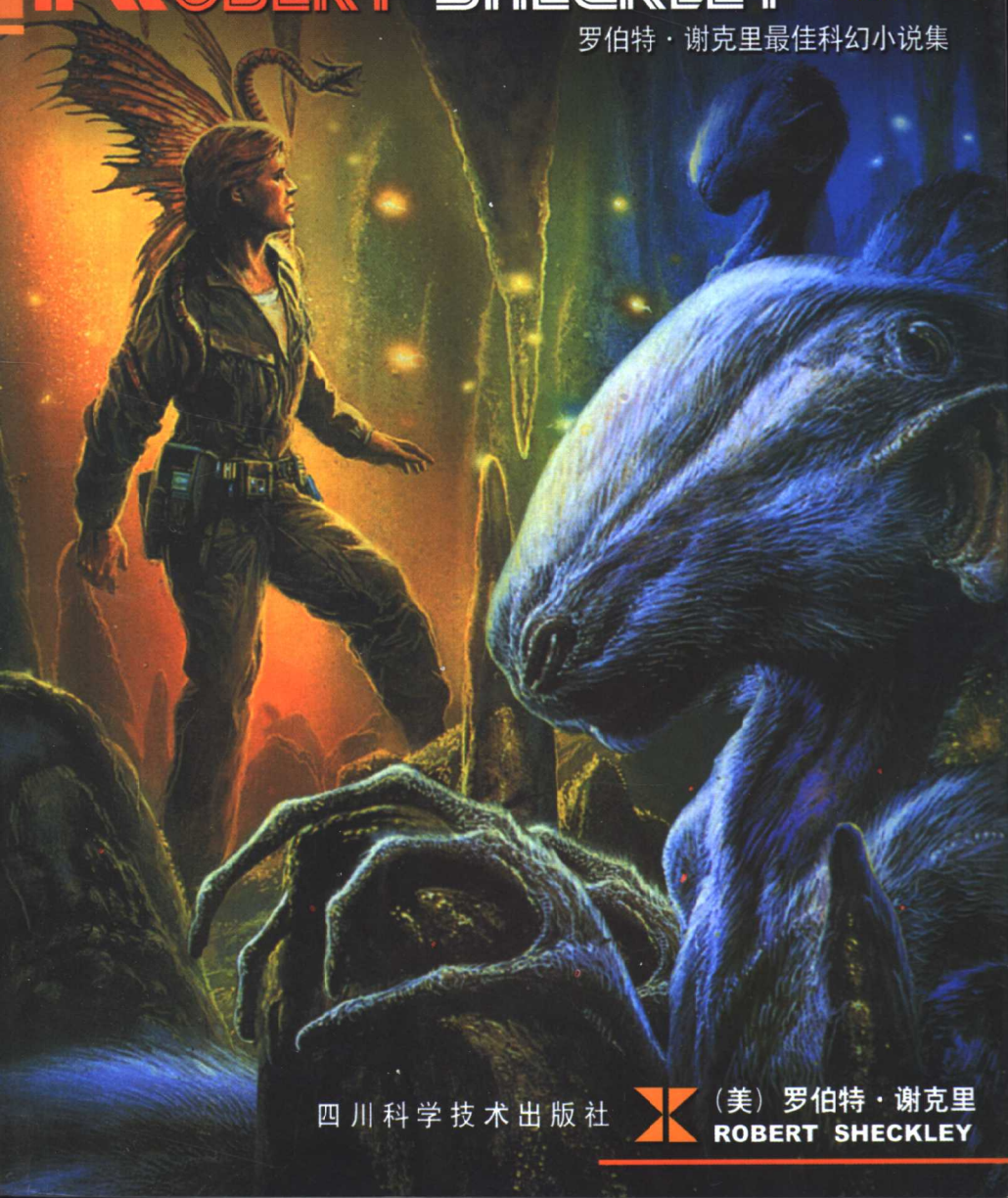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THE COLLECTED
SHORT FICTION

R — OF —
ROBERT

幽灵5号

SHECKLEY 孙维梓 译

罗伯特·谢克里最佳科幻小说集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 罗伯特·谢克里
ROBERT SHECKLEY

幽灵5号

(美)罗伯特·谢克里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灵五号/(美)罗伯特·谢克里著;孙维梓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10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043—5

I.幽… II.①谢…②孙… III.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056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幽 灵 五 号

著 者 (美) 罗伯特·谢克里
译 者 孙维梓
责任编辑 宋 齐 姚海军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校对 梁 成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10 千 插图 2
印 刷 成都报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ISBN7—5364—5043—5/I·2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 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



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作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像。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



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罗伯特·谢克里和他的《幽灵五号》

姚海军

罗伯特·谢克里是一位公认的以绝妙想像和幽默文风著称的老牌科幻作家,不仅在美国有很高的声望,在世界其它国家也大受欢迎。人们称其“在短篇上的成就无人能出其右,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才华”。更有评论家精辟地将他的短篇小说比喻成“一张通往有着奇异逻辑的想像世界的单程车票”。在我国,由于《科幻世界》陆续刊发了他的多篇佳作,谢克里也因此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外国科幻作家之一。

罗伯特·谢克里,1928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陆军到朝鲜服役,回国后就读于纽约大学,毕业后不久开始向科幻杂志投稿。很快《想像科幻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最后的考试》(Final Examination,1952),随即他的那些以轻松奇巧取胜的小说开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流行刊物,甚至《绅士》、《花花公子》这样的刊物上。

最初,谢克里写的大多是普通小说,后来受当时正在形成热潮的科幻小说刺激,认识到科幻小说很合他的胃口,于是走上科幻小说作家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谢克里的才华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更为生动活泼的表现。

谢克里一出场,便与弗雷德里克·布朗以及雷·布雷德伯里并列成为个性鲜明的科幻作家。他的作品所具有的高度讽刺性和包容在自由奔放的幻想中的对文明的批判,不仅在科幻小说界,就是在主流文学界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50年代是谢克里作为科幻作家的辉煌时期。他在短短的数年间



如火山喷发般为各种不同的杂志创作了一百多个短篇。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敏捷、机智与诙谐，特别符合当时的重要科幻杂志《银河》，因而谢克里那时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银河》上，而发表在《银河》以及《花花公子》和《绅士》上的这些作品大都是谢克里的一流之作。

作为著名科幻作家，谢克里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短篇小说上。以他的第一个短篇集《人手难及》(Untouched by Human Hands, 1954)为始，《宇宙市民》(Citizen in space, 1965)、《到地球去取经》(Pilgrimage to Earth, 1957)、《思想，没有约束》(Notions: Unlimited, 1960)、《无穷的贮藏》(Store of Infinity, 1960)和《空间的残片》(Shards of Space, 1962)等一系列短篇集陆续出版，进一步奠定了谢克里的名家地位。

或许稿酬的高低可以说明谢克里在50年代的风光。他的故事一般都可以卖到每单词4美分。这个标准是当时的多数科幻作家所企望不及的。短篇小说创作所获得的收益使得谢克里住进了新纽约西村每月65美元租金的漂亮住宅。

从1959年起，谢克里开始转向长篇创作，先后出版了一些结合了滑稽情节、哲学思索与讽刺特色的长篇小说。其代表是《长生不老公司》(Immortality Inc, 1959)、《文明的形态》(Status Civilization, 1960)、《探索未来的旅行》(Journey Beyond tomorrow, 1962)以及《大脑切换》(Mindswap, 1966)。他甚至还写了几本关于间谍的书，一系列的广播故事，以及电视剧本、《异形》系列小说和《星际旅行》系列小说。

迄今为止，谢克里已经出版了65本书，包括40个长篇和9个短篇集。虽然近年来谢克里很少有新作问世，但是他那些惊奇故事所散发出的熠熠之光却是岁月无法掩埋的。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对科幻文学的突出贡献，2000年，他被授予星云奖的特别大师奖。



《幽灵五号》收录了谢克里二十八篇优秀之作,大部分取材于另一位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杰·泽拉兹尼编辑的《罗伯特·谢克里最佳科幻小说选集》。

谢克里似乎是个喜欢作弄人的作家,他热衷于将他的主人公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然后与读者一道看着他们令人捧腹的滑稽表现。谢克里这种与读者一致的立场加上雅致的情调和他所擅长的抖包袱的手法,赋予他的作品以极强的可读性。

《人手难及》是这类作品中的典型。故事描写一艘食物已经消耗殆尽的宇宙飞船,被迫降落在一颗奇峰连绵不绝的星球。在这里,两个宇航员发现了外星人的巨大仓库。然而,尽管仓库里摆着无数的罐头,他们却无法判断哪些是适合人类的食物。两个宇航员好不容易找到一种像是果冻的东西,刚要张口,那东西却发出一阵尖锐的嘲笑声,这笑声仿佛在说,这里的一切都是人手难及的东西。然而,饥饿难忍,怎么办才好呢?

《运输牲畜》同样让人忍俊不禁。一心想能大赚一笔的AAA星际消毒公司好不容易承揽了一桩往佛莫因星系运送牲畜的生意。然而到了中途,AAA星际消毒公司的两个合伙人才发现,他们运送的三种动物没办法同处于一样的环境中,而任何一种动物的死亡都意味着他们的破产。两个可怜虫吃尽苦头,终于抵达佛莫因星系。可受竞争对手控制的接货方却拒收货物。飞船内的动物迅速繁殖,两位主人公再次陷入困境。

谢克里是个幽默高手,赋予了科幻小说以轻松愉快的格调。但是幽默并不是他的惟一特长,对众多社会现实问题的精妙针砭与辛辣嘲讽常常隐藏在幽默滑稽的情节之中。

《欢迎仪式》就是这样。故事描写两位饥渴难耐的宇航员降临以繁文缛节著称的某星球。当地人将他们奉为天神,举行了盛大的



欢迎仪式。两个人被抬上神坛，欢迎者们则开始不分昼夜地舞蹈。两个数日水米未沾的宇航员就这样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时，天空乌云聚起，下起雨来。两人张口向天，自以为得救，却听到当地最高长官的高声叫嚷：“快把遮阳草蓬拿来，在仪式结束之前，莫让天神淋了雨。”虽然故事发生在异星，但对人类社会官僚体制的嘲讽却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谢克里对个人命运也有深切的关注。他的《第七个受害者》描写的就是灰暗未来背景下的一个小人物的可悲命运。在谢克里所设想的那个未来，人类为了对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杀人欲望加以疏导，通过了自愿杀人法案，只要登记，就可以轮流成为杀手和猎物。故事的主人公一直梦想着成为“干掉十人俱乐部”的成员，并且已经成功地杀死了六个人。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第七个猎物竟然是一个绝代佳人。杀手感到自己的未来变得绚丽多彩起来，他决定放弃原来的梦想，与佳人一道远赴天涯缱绻终身。故事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温馨圆满的结局。然而，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黑洞洞的枪口却突然显现。一声枪响过后，他听到她幸福的声音：“现在我可以参加俱乐部了。”这个结局让所有渴望美好生活的人震惊，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吧，这个故事于1965年被搬上了银幕（片名为《第十个受害者》）。

另外一些故事怎么样呢？我想，还是请读者朋友自己来品味吧。

目 录

欢迎仪式	1
幽灵五号	12
不定钥匙	21
运输牲畜	30
形状	46
杀人证	64
我的密探	87
第七个猎物	99
大狩猎	116
爱情的语言	130
捕鱼季节	144
绝对武器	159
罗瑞星上的垃圾工	169
国王的愿望	185
和外星人相处的日子	199
我的替身	211

生活的代价·····	220
可爱的星球·····	229
无声的枪·····	246
清除服务·····	255
玩具店的战斗·····	261
浴血战士·····	269
好心的机器人·····	277
忠实的救生艇·····	284
怪物·····	299
到地球取经·····	310
人手难及·····	324
机器骑士堂·吉诃德·····	341



欢迎仪式

埃克诺鲍勃一溜小跑地来到首席歌手的茅屋前，开始跳起表示重大信息的舞蹈，还不时有节奏地用尾巴在地上敲出相应的声响。门口很快出现首席歌手的身影，他双手置于胸前，尾巴绕在肩上，这是一种注意倾听的姿态。

“有一艘天神的飞船降临啦！”埃克诺鲍勃拖长声调说，一面跳出与此相符的舞姿。

“是真的吗？”首席歌手问。他用赞赏的眼光望着埃克诺鲍勃的舞步，那是非常正统而合乎礼节的，绝非阿尔霍那的异教徒们草率而简单的动作可比。

“飞船是用天神的真正金属制作的！”埃克诺鲍勃嚷道。

“感谢天神吧！”首席歌手按照传统说，尽力掩盖他的激动。“他们到底还是来了！天神们回来啦！你快去召唤村民。”他吩咐说

埃克诺鲍勃去了村里的广场，在那里跳起集会的舞蹈。首席歌手点起神圣的香，在尾巴上擦点沙土，用这种方式除去污秽。然后急急忙忙赶去张罗欢迎仪式。

天神的飞船是个硕大的圆柱体，用带着斑斑点点凹痕的金属制成，停在一块空地上。村民们聚集在一定的距离外，站成“欢迎所有天神”的队形。

天神飞船的舱门打开，两位天神费力地从里面蹒跚走出。

首席歌手一下就认出了他们的模样。在一本五千年前所写的《天神巨著》中，曾描述过各种各样天神的类型。那上面说有大神



和小神、长翅膀的和有蹄子的神，有单手的、双手的和三手的神，还有具备触须的神，长着鳞皮的和许许多多其他的神，各种外形都有

每种类型的神都得按他们独特的欢迎仪式来迎接，这也是《天神巨著》中写明的。首席歌手立即发现这次的神有双腿双手，但没有尾巴。他迅速让人们列成正确的队形。

格拉特是位年轻歌手，他跑了上来。

“您准备采用哪一种仪式呢？”他颇有礼貌地问。

首席歌手瞪着他答道：“当然是欢迎降临之舞啦。”他非常庄严地发出这些古老词句的读音。

“真的吗？”格拉特把他的尾巴在脖子上擦擦，这是一种略带轻蔑的姿势。他接着说，“但是阿尔霍那的书上曾经指示：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先得举行宴会呀。”

首席歌手做了个否定的手势，他迅速别转身去。只要他还在领导，那么就绝不会向阿尔霍那的异教学说有任何妥协，这是三千年前的书中所规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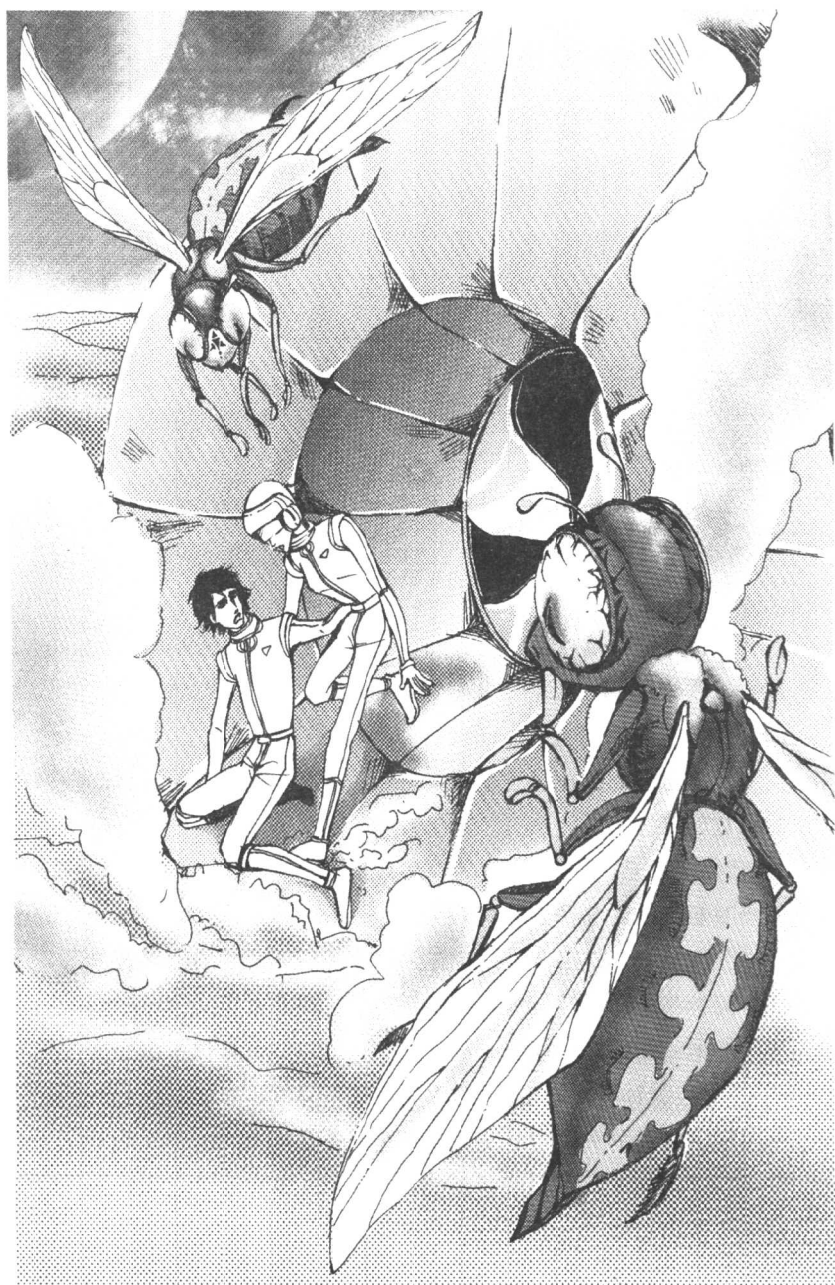
年轻歌手格拉特只好回到他的位置上。“多么荒谬可笑，”他愤愤地想，“由老朽而保守的首席歌手来规定欢迎仪式实在荒唐……”

两位天神在移动了。他们用细瘦的双腿保持平衡，走得摇摇晃晃。其中一位朝前跌跌撞撞几步，一个趔趄就俯面栽在地上，另一位想扶他站起，但自己也站不稳，后来才极其缓慢地勉强站定。

他们真模拟得惟妙惟肖啊！

“天神在跳他们的舞蹈啦！”首席歌手喊道，“欢迎降临之舞开始吧。”

人们跳起了舞，他们的尾巴在地上击打，一边欢快地尖叫。然后按照仪式的要求，天神们被安排到神树树枝编成的担架上，抬上了神坛。





“我们讨论一下，”格拉特又找上首席歌手，“这次是天神在几千年以来的第一次降临，所以采用阿尔霍那的仪式是明智的，以免……”

“不！”首席歌手坚决拒绝说，他的六条腿跳得飞快，“所有正确的仪式在《程序古典》中都写得明明白白呢。”

“这我知道，”格拉特说，“但是那不会有什么坏处……”

“绝对不行！”首席歌手斩钉截铁地说，“对每一位天神都必须先跳欢迎降临之舞，然后是清理场地之舞和接受入境之舞、货物卸载之舞和医学检验之舞。”首席歌手对这些古老神秘的名称倒背如流，“只有到这时才能设宴。”

在树枝编成的担架上，两位天神在呻吟，他们无力地挥动肢体。格拉特知道他们是在模仿人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对崇拜他们的人类表示同情。

这些就和《最后降临之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不过格拉特还是惊叹天神们何以能如此逼真地模拟人类的受苦之状。瞧着他们，你真以为他们就是由于饥渴而濒临死亡呢。

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可笑，人人都知道天神是不可能有这么感觉的。

“想想看，”格拉特对首席歌手说，“最重要的是避免我们祖先当时犯下的致命错误，对吗？”

“那当然，”首席歌手说。五千年前他们的民族既富裕又繁荣，许多天神都来访问他们。后来有个传说，说是在仪式中犯了错误，于是对他们的遗忘时期就开始了。在这之后，天神再也没有来过。

“如果天神赞成我们的仪式，”首席歌手说，“他们就会撤销遗忘时期，其他的天神也会一如既往地光临了。”

“不错，阿尔霍那是最后见到天神的人。他肯定知道些什么，所以他才会在书中指示：要把宴会安排在欢迎仪式以前。”